

大地

賽珍珠著
胡仲持譯

Good Earth

大地

著 珠 珍 賽
譯 持 仲 胡

版 出 店 書 明 開



民國廿二年九月初版發行
民國廿四年七月三版發行

實價大洋一元

外埠酌加寄費
實價不折不扣

“地 大”

印翻准不權作著有

著者 Peare S. Puok

譯者 胡仲持

發行者 上海福州路開明書店
章錫琛

印刷者 上海梧州路三九〇號
美成印刷公司

總發行所 上海福州路七〇二五八開明書店

分發行所 廣州惠愛東路漢口交通路
南京太平路
北平楊梅竹斜街長沙南陽街
開明書店分店

內政部註冊執照特字第三四八八號



士女珠珍賽者著書本

序

大地的作者賽珍珠女士，字文蕤，美國佛琴尼亞州人，生纔四個月，就被她的父母帶到中國來。她的父親賽兆祥博士是基督教長老宗的牧師，曾傳教於清江鎮等處，著有不少的宗教書，並且譯過一部分的新約，晚年任南京金陵大學神學教授，一九三一年夏，染了痢疾死在廬山，享年八十。她的母親也是傳道師，對於文學、藝術和音樂很有素養，早就死了。

作者幼時同她的父母住在清江縣城附近小山上一所幽靜的小屋裏，她的遊伴除了自己的一個妹子以外，全是當地的中國孩子。她從她的母親受了初步的教育。據作者對紐約泰晤士報記者說，『她的母親不但把小學校裏一般的課程教了她，還使她獲得了藝術和音樂的趣味，而尤其重要的是使她意識到文字本身的趣味。』

因為她那做傳道師的母親有着許多中國朋友的緣故，作者常常出入於中國人的家庭，她不但熟悉了中國人的風俗習慣，還體會了中國的勞苦大眾和家庭婦女的內心的苦痛。她又有一個年老的保姆，常在坐着縫補襪子或是做什麼的時候，把自己幼年時代以及飢荒和盜匪的故事講給她聽，給了她深刻的印象。她從小就這樣地在中國人中間度着生活，所以後來到上海什麼學校來讀書的

時候，她就幾乎不覺得自己和中國人有什麼兩樣了。

十七歲時，作者取道歐洲回國，便在佛琴尼亞州的拉多爾夫黑肯大學讀書。畢業時，文學的成績特別好，獲得了最優等的獎品——一張美麗沙發。這張沙發現在還陳設在她的客室裏。

她第二次到中國來，先後擔任金陵大學東南大學教授，暇時常寫關於中國社會狀況的文章，投稿於美國大西洋月刊、國民、亞細亞等各大雜誌。久之，美國人就公認她是一個『中國通』了。

她在南京和金陵大學農科農業管理系主任教授卜凱 (John Lossing Buck) 結婚以後，生了一個女兒，相貌很好，可是生來就患着一種廢疾。作者只得把她送到美國一個專門教養院去，讓她在那里過寂寞的一生。然而作者卻常掛念着這可憐的女兒的前途。『我得給這女兒籌好一輩子的費用，纔安心呢？可是卜凱先生教書的收入很有限，我呢，又兩袖清風，那兒來這許多錢呢？我想還是努力來著作，用著作上的進益來解決這個問題罷。』這番坦率的話是作者對她的一個中國朋友，那幫助她搜集中國小說史材料的龍墨荊君說的。

一九二七年春，寧案暴發，作者避難到上海，住在善鐘路旁一所小洋房裏，便在那里專心著作。她那最初問世的長篇小說東風西風就是在那一年脫稿的。

次年春，時局安定，作者回到南京，繼續從事於長篇創作。她每天清晨起身，略略梳洗一番，便到三層樓上一個小房間裏，伏案寫作，早飯後再上樓去寫，直至中午停筆，午後方纔做其餘的事。在這樣的

情形之下，就產生了後來轟動歐美文壇的大地。

東風西風以一個中國舊式女子桂蘭自敘的體裁描寫中國家庭中新舊思想的衝突。憑了東方的情調和優美的文筆，這部小說出版後，獲得了英美各報的好評。可是那使她在美國文學界有了確定的聲譽，並且發了大財的作品卻是大地。大地於一九三一年三月在紐約出版，便被美國出版界所組織的每月新書推選會選為傑作。不久她又獲得了一九三一年的普利澤文學獎金。這獎金數目雖不過五千美金，可是在美國一向很有信譽，那光榮卻是非常的。大地的結構以農人的生涯為經，而以水旱兵匪的災禍為緯。作者所抓住的簡直是貧困的中國目前最嚴重的幾個問題。主人公王龍可以算得佔着中國人口的最大多數的農民的典型，其前半的生涯代表着顛沛流離的飢餓的貧農，後半則代表着生活優裕的富農。作者擺脫了『勤儉致富』這一種因襲的道德觀念，偏以都市貧民的暴動作為王龍一生的轉變點。這正是作者的偉大的所在。也許因為力求迎合美國的大眾趣味的緣故罷，作者對於中國舊禮教卻未免刻畫的太過分，而且他對於崇拜着林黛玉式女性美的中國人的性心理的描寫似乎也有幾分不自然。因此我國的讀者往往不大滿意於大地的後半部分。

然而從批評的見地，大地的成功顯然並不在於那些性愛的場面，卻在對於悲慘的飢民的動人的描寫。這樣的描寫窮苦的小說終於使作者在全世界不景氣的時代一躍而成爲富人。這委實是出於作者意料之外的。作者現在無須憂慮到她那可憐的女兒一輩子的費用了，而且也同王龍將離

南方大城市時的情形一樣，驟然得到了多量的金洋，夠她作歐美長途的旅行，過日後豐裕的生活呢。大地這小說多少轉變了歐美人對於我國的觀感，那實際的影響是值得注意的。一九二一年秋，正是大地在美國風行的時候，我國發生了嚴重的大水災，在政府所收到的從國外匯來的賑款中，美國人所捐募的佔着大部分。那原因，據美國紅十字會會長寫給作者的信中所說，就由於王龍一家人遭遇旱荒的故事，深切地感動了美國人這緣故。

繼着大地而出版的是三子 (Toni)。這描寫着王龍死後他那三個兒子的生活。他們三人就代表着中國的紳士、商人和軍閥。然而作者對於中國這類的人物顯然沒有像她對於農民那樣的同情和認識，因而也就沒有大地那樣的成功了。

作者於一九三〇年七月偕卜凱先生回美，親見了自己的作品在那里風行的盛況，今年六月下旬纔離開美國。現在她大約就在歐洲旅行的途中罷。在最近的將來，我們就可以見到這位以中國爲『第二母國』的幸福的女作家了。此番她再到中國來，對於這個又老大又貧困的中國一定可以認識得更深切些，那麼她日後的作品也許會把大地的優點保持着，而把那缺點消除了的。我們在歡迎這位仁慈的作者的熱誠中，不禁還抱着這麼一點的希望。

罪與罰

陀思妥夫斯基著
韋叢無譯

全書一千一百頁
硬而精裝一厚冊

道林紙本三元六角
新聞紙本二元五角

本間久雄在所著歐洲近代文藝思潮論中稱本書和近代文學關係最大。他指出本書的好處爲：「貧民社會、下層社會的真相和這些人們的活一般的描寫，以及作者對於他們的人道精神的顯露。在這一點，作者給讀者的感動，非常偉大。其所以能成爲近代文學中有數的傑作者，原因在此。」

發行者

上海及各地

開明書店

是王龍的結婚日。起初，在牀上的帳子裏張開了他的眼睛，他想不出那黎明似乎和別日不同的緣故來。除了住在有堂屋相隔的對面房裏的他那老父親氣喘喘的微弱的咳嗽以外，全家沈靜。每天早晨，老人的咳嗽是聽得的第一聲。王龍常常躺在那里靜聽這聲息，直至他聽得這聲息近攏來，聽得他父親的房門在木樞上啣呀作響的時候，方纔將身子移動。

然而在這早晨，他卻沒有等候什麼。他一骨碌起了身，掀開了牀上的帳子。是暗紅的黎明，從窗上破紙飄動處，一個小方孔裏，映出了古銅色天空的形跡。他走往那小孔去，將破紙撕掉了。

「這裏破了，還是撕去的好，」他喃喃地說。

他不好意思說得響，自己這一天要使家裏顯得整潔些。那個孔僅僅大到容得下手，他塞過手去探探窗外的空氣。從東邊徐徐地吹着一陣柔和的微風，一陣充滿雨意的和煦的風。這是良好的朕兆呵。爲了結實，田野需要雨了。這一天是不會下雨的，但若這風繼續下去，過兩三天就會有雨水了。這是好的。昨天，他曾經對他父親說，如果這晴天猛日再繼續下去，麥穗就不能飽滿了。現在，上天彷彿揀了這一日來祝賀他似的。大地就會生長果實了罷。

他一面走一面套上藍色的外褲，將藍布的腰帶在腰間繫緊了，急匆匆走出到堂屋裏。他讓上半身赤裸着，直至他用熱水洗過了身子爲止。他走到倚靠着正屋，當作竈間的披屋裏，從那邊暗沈沈的門角，一頭牛轉過牠的頭來，向他揚着聲音叫。造成竈間的是造正屋所用那樣的磚頭，從他們自己田地裏掘起的大方的泥土，而搭蓋的是自己田裏的稻草。他的父親年青時還用了他們自己的泥土，塑成一口竈，這口竈因了許多年的燒飯，變成焦黃而且烏黑了。竈的上面擱着一個又深又圓的鐵鍋子。他從擱在旁邊的小瓦缸裏用瓢舀了水倒在那鍋子裏，因爲珍惜水的緣故，他舀得當心。隨即遲疑了一會，忽然舉起小瓦缸來，將水全都倒進鍋子裏。這天他要洗淨全身了。從他還是在他母親膝上做小孩子的時候直到如今，誰也不會細看他的身子。今天，有人要來細看，他便得使牠潔淨一下子了。他走到竈後，從豎在竈間角落的乾草和稻桿揀了一把，好好兒安放在竈口裏。於是他用舊火石和鐵打得了火媒，插到稻草裏去，火便旺起來了。

這是最後的早晨，他得點火。自從六年前死了母親以後，他每天早晨點火燒水，舀一碗開水，端到他父親房裏去。六年以來，每天早晨，那老人坐在牀上等候他兒子拿進開水來鎮抑他的早咳。現在有一個女人到家裏來，父子兩人可以休息了。夏天和冬天，王龍無須再清早起來點火了。他可以躺在牀上等候服事了，他也會有送到面前來的一碗開水喝，如果年成好，開水裏也許還有些茶葉的罷。

如果那女人疲乏了，就有她的孩子們，她給王龍生育的許多孩子們會點火的罷。王龍停着呆想

孩子們在三間屋子裏跑來跑去的光景。自從他母親死了以後，家裏半空着，三間屋子似乎於他們父子兩人太多了。他們常得推卻家口較大的親族——他那有大串孩子們的叔父往往這麼勸誘着：「單單兩口兒何用這許多屋子呢？爹兒子睡在一起不好麼？年青人身上的暖氣也好鬆一下老頭子的咳嗽的。」

那父親總是這麼回答着：「我牀上要留給我的孫子睡。他會給我的老骨頭取暖的。」

現在一個復一個，孫子們快要到來了！他們也許要沿牆壁，在堂屋鋪牀纔好罷。家裏也許要滿了牀了罷。當王龍想起半空着的家裏將來會有的那些牀時，竈裏的火熄滅了，鍋子裏的水便冷下去。門口出現了老人的臃腫的形相，擦着沒有扣上的長衫。他咳着，吐着唾沫，氣喘喘說道：

「怎麼還不拿開水來，熱熱我的喉頭？」

王龍定睛看了一下，陡然回想起來，有些害羞了。

「柴着潮了，」他從竈後低聲說。「潮氣——」。

老人繼續一疊連咳着，直至水滾了還沒有歇。王龍舀了些開水到碗裏，過了一會，便開了竈頭架子上的瓦瓶，從那里撮了十多顆茶葉，撒在開水上。老人饒忒忒地睜開了兩眼，立即抱怨起來。

「你怎麼這般躑躅着？茶葉好比喫銀子。」

「今天是好日子囉，」王龍連忙笑了一臉，回答說。「你安心喫罷。」

老人將碗捧在他那打皺露筋的手指間，嘴裏咕嚕不休。他眼看捲着的茶葉舒展開來，浮在水面，捨不得喝那貴重的東西。

「這就要冷了，」王龍說。

「唔——唔——」老人慌張着說，於是他開始大口啜那熱茶了。像嬰孩釘住奶頭一般，他喝到心滿意足。然而他卻沒有怎麼樣出神，他還看見王龍從鍋子大量地舀水到一隻深深的木盆裏。他擡起頭來，看住他的兒子。

「哪哪田稻有這許多水也熟了，」他突然說。

王龍繼續舀水，直舀到最後一滴。他沒有回答。

「哪哪」他的父親大聲叫。

「從正月初一起，我沒有洗過一回身，」王龍低聲說。

他不好意思對他父親說，要將身子揩乾淨給女人看看。他急忙端了木盆到自己的房裏去。門寬鬆地靠在歪斜的木樞上，沒有閉緊。老人蹣跚着走進堂屋裏，將他的嘴巴放到門縫上，叫道：

「這是不好的，我們叫新來的女人起頭就看到這副場面——早上開水裏放茶葉，還有這樣的洗身！」

「只不過一天罷了，」王龍嘆一聲。隨即添說道，「我洗過了就將水潑到田上去，並不是白費掉

的。」

聽了這話，老人默不作聲，於是王龍解了他的腰帶，脫了他的衣服。在方窗格子的小孔裏射進來的陽光下，他從冒汽的水裏將小手巾絞了一把，使勁地揩擦他那瘦黑的身子。雖然他以爲天氣還暖，但當他的皮肉着濕時，他卻覺得有些冷，他將手巾時刻往水裏浸一浸，撈起來，急速地在那里動作着，直至從他全身冒起白濛濛的水汽的霧來。於是他走到原是他母親所有的一隻箱子邊，從那里取了一套藍布的新衣。他這天不穿棉衣也許有些冷罷，然而他不肯將棉衣穿在那潔淨的肉體上。棉衣的面子又破又醜，從破洞裏鑽出灰白色泥污的花絮來。他不願意那女人第一回就看到他穿着花絮鑽出的衣服。後來教她洗補都可以，卻不好第一天就如此。他在藍布衫褲外面穿上了同樣的料子所做的長衫——他那惟一的長衫，只在全年統計不過十天光景的節日纔上身的。於是他從立腳不穩的小桌的抽斗裏取了一個木梳，開始梳理他的頭髮了。

他的父親又復移近，將嘴巴放到門縫口，說道：

「今天我沒有東西喫了麼？在我的年紀，早上不喫些東西，骨頭就水一般軟了。」

「我來了，」王龍急忙放下了木梳說。

於是他脫下他的長衫，端了木盆走出去。他原來全然忘記早飯了。他要燒些玉蜀黍粥給他父親喫。在他自己呢，可喫不下了。他端了木盆搖搖擺擺走到門檻邊，將水倒在近門的田地上，當他倒水時，

他想到鍋子裏的水全給自己洗浴用光了，他得再生火纔是一股子對於父親的氣憤浮過了他的心頭。

「老頭子是除了他的茶飯，什麼也沒有想到的，」他向竈口裏喃喃地唸；然而他卻沒有響亮地說什麼。他得給老人做東西喫，這是最後的早晨了。他從近門的井裏用桶汲了水，在鍋子裏略略放了些，於是水快沸起來，他用那水和玉蜀黍粉攪成了粥，便送給老人喫。

「晚上我們喫飯，爹，」他說。「這是玉蜀黍粥。」

「羅裏米剩的不多了，」老人坐在堂屋裏的桌子旁，用筷子攪着黃色的厚粥說。

「那麼，我們清明時候少喫些罷，」王龍說。然而老人沒有聽得，他就碗裏唏呼唏呼地嚼着。

王龍於是走進自己的房裏，又將藍長衫穿在身上。他摸摸自己的眉毛和臉頰。心想還是去修剃一下的好罷。還只是太陽剛纔出來的時候。他到女人守候着他的那戶人家去，經過有剃頭匠的街上，可以剃一個頭，只要有錢，他就這麼辦。

他從腰帶上取了灰色布做的油膩的小荷包，將裏面的錢數了一數。有六塊洋錢兩把銅板。他還沒有告知他的父親呢，已經邀請朋友們晚上來喫酒了。他邀請了他的堂弟，即他叔父的年幼的兒子；又爲他父親邀請了他的叔父，此外還邀請了住在同村的三個鄰近的農人。他打算那早晨從城裏帶些肉，一條鯽魚和一把栗子回來。他甚至還想買幾枝南邊運來的筍和少許牛肉，同着自己園裏所種

的蘿蔔煮在一塊兒，然而這是要等買了豆油醬油以後，有錢剩下來纔買。如果他剃了頭，那他大約不能再買牛肉了。無論如何，頭總要剃的，他忽然打定了這主意。

大清早，他沒有同他父親說什麼話，使自己出去。雖說是暗紅的黎明，太陽卻從天際的叢雲間升上來，在麥頭的露滴上閃耀了。王龍的農夫性格霎時顯現出來，他俯下身去，察看抽芽的麥頭。那麥頭還空着心，等候雨的到來。他嗅嗅空氣，焦急地看看天空。雲黑黑的，風重重的，雨就在那里囉。他要買一炷香來，插在土地神的神堂裏。在這樣的日子，他常是如此。

他在田塍上遶了道。走不多遠，前面便湧現了灰色的城牆。在他就要經過的城門裏，矗立着黃家的大房子。那女人是從小就在黃家做了頭的。「討大人家的丫頭做老婆，不如做光棍好，」人們這麼說。可是他對他父親說了「我難道就一輩子沒有女人麼？」他的父親卻回答道，「這些尷尬的年頭，娶親的費用那麼大，個個女人沒有進門就要什麼金戒指，綢衣裳，在窮人有什麼辦法呢，只有討丫頭做老婆了。」

他的父親這纔留心起來了，他曾經到黃家去，探問了可有要放掉的丫頭。

「用不着年紀太輕的丫頭，也用不着標緻的，」他曾經說。

王龍一向納悶着，以為她一定是不標緻的。如果有標緻的老婆，別人家來道喜，纔會有些面子的罷。他的父親一見他那納悶的臉色，曾經對他叫道：

「我們要標緻的女人做什麼？我們要有會管家會養孩子，還會在田地上操作的女人，標緻的女人難道肯做這些事情麼？她一定老想着和臉子相稱的衣裳！我們是種田人，我們家裏簡直用不着標緻的女人。還有一層，誰聽得過有錢人家標緻的丫頭會是處女的呢？少爺們早就將她糟踐掉了。討個醜的真比討個美的好得多。你想想看：標緻的女人會把你這種田人的手看的同有錢人家少爺嫩洋洋的手一樣歡喜的麼？會把你這太陽曬黑了的面孔看的同拿她尋樂的別人的小白臉一樣漂亮的麼？」

王龍知道他父親說得有理。然而，他忍不住和色欲掙扎了一番，纔能夠回答。他激烈地說道：

「至少，麻面或是缺脣的女人，我不要。」

「要定的女人我們好看一看明白的，」他的父親答說。

原來，那女人既非麻面也不是缺脣。他所知道的只是這一點罷了。他和他父親買了兩只包了金的銀戒指和一副銀耳環，這些首飾已經由他父親送到那女人的主子那里作爲定婚的證物了。除此以外，對於那快要歸他所有的女人，他只知道這一天可以去領她，別的就不得而知了。

他走到冷淒淒的城門的陰暗裏。恰在城門外，腳夫們推着小車，整日來來往往的經過，小車上載着大水桶，水從桶裏濺到石板上。在泥和磚石的厚厚的城牆下的門洞裏，老是溼漉漉冷淒淒的；雖在夏天也是冷淒淒的。因此瓜販們在夏天就將瓜擺在石板上，有的剖開着賣給過路的人喫。因爲季候